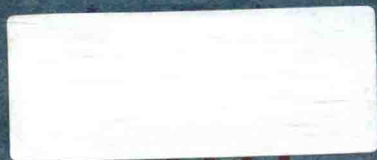




物觀文庫叢稿

唐人女詩人

陸晶清女士著



神州國光社出版



稿叢史學文觀物

唐人女詩人



版權
之證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初版

著者	出版者	發行所	印刷所	分售處	實價
陸晶清女士	神州國光社	神州國光社 上海河南路第六十號 電話一二三九八號	神州國光社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 電話三一〇九〇號	各省神州國光社 各大書局	四角五分

序

物觀文學史叢稿，本來是我一人唱獨腳戲，而今成爲我與晶清兩人的合奏曲了。

是一個清快的春晨，我正在北平的一個公寓裏續寫我的李長吉評傳，門上輕輕的彈指聲驚醒了我的凝思。

「請進來。」

翩然推着門進來的是晶清，兩頰掛着早風所賜予的可愛的緋紅。

「用功啦！」

序

『沒有什麼。正續草着一篇車上船上雜湊而沒有完成的稿子。』

牠脫下了小外套，就在桌旁的一個椅子上坐下，開始我們的毫無範圍的漫談，從北平的春晨，目前的時局，又談到我的稿子和準備寫的一部物觀文學史的志願。

『我幫助你一部分忙何如？』

『那是最好沒有了。你寫那一部分？』

『我正分析唐代女詩人在各階級的分布，材料已經搜集得不少呢？』

『好極了！唐代女詩人，宋代女詞人，元明清女曲家，貴「姓」的一切，由你去包辦吧！』

大家笑得幾乎噴茶，就這樣決定了。

我的公寓是北平最壞的一家，而我的房間又是這公寓裏最壞的一個，但從此不壞了。跛着的方桌已經墊平了，桌面爲着太古舊了而現出的深陷的一條條的皺紋，也給雪白的磅紙遮蔽了，牆上也有些鬼臉之類的玩意做裝點了：這些都是晶清的勞績。每天清早，晶清抱着一大包書來，做她寫唐代女詩人的參考，有時還爲我些帶寫李長吉評傳的參考書。每天寫一個上午，對坐在破方桌的兩旁，低着頭一聲不響地寫，倦了時又來作上天下地的漫談。午間照例有許多朋友來玩，我們就煮一大盆葶薺當午餐，許多人搶着吃，吃到葶薺皮狼藉滿地而後已。在這樣歡愉的光陰中，我們這兩本小書寫成了，我還劃就一部歷代大事名人生卒年表的輪廓。

這兩本小書因爲時間的關係，也許寫得很草率，但我們不過是逢山修

路遇水搭橋的先鋒隊，希望還有大軍在後面跟來。也可以說我們是墊足石，只要這條沒有被人開闢的荒途有成爲人人可走的康莊大道的一日，我們就做了墊足的犧牲也是很光榮的事。並且爲紀念我們的一段歡愉的生涯，也是我們願意發表這個幼稚的研究的一個原因。

至於一個托辣司爲着爭『唯物』的專利來作『只此一家，並無分出』的爭辯，那我們自然管不着。

王禮錫

一九三〇，十二，一〇日

於東京帝大附屬醫院三等病室之病榻

唐代的女詩人

引言

通唐三百年間，詩人之多達二千三百餘家。這二千三百多個詩人的作品，流傳到清，經過千餘年，其中被湮沒不傳者自然不少，而清乾隆時勅撰全唐詩，猶得九百卷，共四萬八千九百餘首。足徵有唐一代，是文學的極盛時，尤其是詩的極盛時。

在詩的空氣迷漫了朝野的唐代，從詩人濟濟中，我們可以尋找出許多女性詩人；從浩若煙海的唐詩裏，我們可以發現很多的女詩人的作品。雖

然這些女詩人及其作品不一定都是超軼古今的，她們及不上曠世女詞人李清照的才名，她們的詩，未曾如李清照的詞一樣的壓倒了古今許多作家，但在中國文學史上，自有其相當地位；尤其是在頗形銷沉的中國婦女文學史上，是值得傳述的一頁。

中國婦女，因為一向受着宗法社會的排擠，禮教的壓迫，及其他種種束縛錮閉，雖有聰明才智，亦得不着發展機會。幾千年來，不惟在政治上，及其他社會事業上女子是居於落伍地位，就翻開中國文學史看看，間雜在歷代男性作家中的女作家，真寥若晨星，依然是深藏在落伍的角落裏。

惟有唐一代的婦女文學，特別的興盛，爲着受時代背景的影響，能詩

的婦女尤其的多。到現在，我們雖然已不能確切的知道唐三百年間的女詩人究竟有多少？但除湮沒不傳者外，其姓氏及作品尙傳的，共有百二十餘人。論其數雖然猶不及唐代男詩人三十分之一，但在沉寂的中國婦女文學史上，這種盛況，也就很爲可觀了。

並且，唐代的這些女詩人，又是代表着幾種階級的婦女。因爲她們這一百多位，可以分別爲幾種人物：

(一) 宮庭婦女

(二) 家庭婦女

(三) 女冠

(四) 娼妓

唐代的女詩人

所以她們雖然同是女性作家，但其作品的表現，是各有不同。這就因為她們的生活處境不同的原故，她們的思想和表現力也就有差異了。從她們的作品上，可以看出她們的生活環境，看出她們的思想的趨向，及其思想之所以形成；擴大來說，就是可以看出唐代婦人社會裏的各階級婦女的生活輪廓。

在中國我們很少看到真正女性的文學。從古到今，寫女性心理或感情的詩文，大都是由男子矯揉造作的描畫出來，自然不是逼真的表現，而歷代的女作家們，又都因為受了社會的束縛，禮教的壓迫，與夫文格的限制，每不敢於大胆的表现她們的真實感情，僅祇於吟風弄月時，很隱晦的，透露些許若怨若恨的情緒；甚或更勉強作言不由衷的詩文，以求應付

環境，把活躍的，真實的熱情，都悄悄的埋葬了。

在唐代的百多個女詩人中，被禮教緊緊的束縛着而不敢把真情實感傳到筆尖的固然不少，但大胆打破了隱晦含蓄的陋習，作很坦白的表現者亦不乏人。唐女冠詩人及娼妓詩人，她們都是不受喫人的禮教的影響，不受宗法社會的束縛的。她們站在特有的環境中，她們不必顧忌一切，因而她們的行動自由，思想也自由的發展，自由的表現。如像：「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女冠詩人 魚玄機句「相思無曉夕，相望經年月，」女冠詩人 李冶句及「風花日將老，佳期猶渺渺，」娼妓詩人 薛濤句這類的詩句，在一般馴伏於禮教下的宮閨詩人，即使起了這樣的意念，也不敢流露到筆底的。而她們——魚玄機，李冶，薛濤——居然出之，不爲社會的誹議而拘滯顧忌，這種表現真實

感情的女性文學，是值得珍視的。

至於我寫這篇唐代的女詩人的動機，僅是想把唐代的女詩人，作一次比較詳細，比較有條理的敘述，這或者可以給研究中國婦女文學的人，一些參攷上的便利？

唐代女詩人與時代背景

在沒有將唐代女詩人的事蹟與作品加以述評以前，讓我們先來觀察其時代的背景。所謂代表作家既不是像一般天才論者認為「造物主」忽然而出幾個神出鬼沒的詩人來主持一個時代的壇坫，同時又產出許多天才較少的詩人來捧場，來作衆星之拱，而是在某一個社會中，必然的要產生某一羣詩人，我們爲要證明某一個社會產出怎樣的詩人，所以在這一羣詩人中舉出一個代表來作說明的資料而已。因此，下章——代表作家——只能將某一個時代所產生的是怎樣的詩人作靜的說明，而不能將唐代女詩人的

輩出與時代背景的相應的活動影片展現在我們的眼前。

唐代所包含的時間並不能劃出一個絕對統一的段落，即是開元之盛的背景，未必同於天寶亂時，開國時的背景，未必同於唐代的末年。所以很板滯的像一般文學史連篇累牘的陳列一些死的史實，實在沒有什麼意義。

我們知道，唐代是中國詩的一個黃金時代，這樣一個時代的開展，自然有不少的原因存在，若專就唐代詩人產生的背景來陳列許多普泛的材料，與女詩人的產生沒有什麼特殊的關係，也非本文的任務。

現在採取一個動的較完密的方法來敘述唐代女詩人的時代背景，就是先把時代可致的女詩人分配在：初，盛，中，晚，的時代下，然後再來觀察每一個時代的特殊狀態的特殊背景。

初唐：

宮庭婦女：

太宗長孫皇后

太宗徐賢妃

武后

上官婉兒

武后宮人

（離別難作者，詳見女詩人及其作品略考。）

盛唐：

宮廷婦女：

明皇楊貴妃

明皇江妃

開元宮人

（袍中詩作者，詳見女詩人及其作品略考章。）

唐代的女詩人

唐代的女詩人

一〇

中唐：

宮廷婦女：

五宋

鮑君徽

德宗宮人

（賦圓花葉詩者，詳見女詩人及其作品略攷章。）

家庭婦女：

吉中孚妻

元稹繼室

崔鶯鶯

杜羔妻

天寶宮人

（題洛苑梧葉詩作者，詳見女詩人及其作品略攷章。）

媚妓：

晁采

薛濤

關盼盼

韋應物女

紅綃

晚唐：

宮廷詩人：

宣宗宮人

（賦題紅葉詩作者）

僖宗宮人

（賦金鎖詩者，與宣宗宮人同見女詩人及其作品
攷略章。）

女冠：

魚玄機

唐代的女詩人